



康巴随笔

文秘断想

■罗凌

当年核算盘时，觉得财会会是离心灵最远的职业，因此渴望改行，很想从事一份和文字有关的工作。可是，真正做上文秘后，才发觉这个行当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其中的艰辛，完全可以用痛苦来形容。

“文山会海”，不知道国外有没有这个词，我认为它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不谈这些文和会的意义，在文山会海的背后，有无数秘书看不见的付出。一份材料无论大小，都要经过搜集、构思、拟题、起草、调整、修改、审签、定稿这些过程，如同建一座房屋，从打基脚立房架，再到添砖加瓦，这些过程好比十月怀胎，而落成白纸黑字，终于骑年盖月地加上印章，则是一朝分娩了。

职场生涯里，写得最多的是公文。秘书圈子里有几个令人忍俊不禁的词汇：“最近在忙啥？”“做材料。”听上去跟小学生一样。一个“做”字承载着使命，意味着是别人赋予的责任，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再说材料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上，材料作“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和“可供参考或作为素材的事物”解，也可以狭义地直接将公文称为“材料”。这个引申意义恰如其分地应合了公文的“四性”：逻辑的严密性，用字的严谨性，内容的合法性，行文的规范性。因此感觉“材料”两个字和建筑建材差不多，冷冰冰的，没有一点情节可言。在公文

界，还有一个特殊称谓：“密码文章”。这不是机要上的密码文件，而是大力效仿“三个代表”、“两个凡是”等等提法，将许多相同或类似的观点、论据高度概括的一种写法，一份材料概括多了，通篇都是“九个抓好”、“四个到位”、“五个进一步”等等，让人头昏，我们美其名曰“密码文章”。

写一篇大型材料，最难的是两件事情，用资料和调结构，没有亲历过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有人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嘛，现在不是有网络吗？可是，在网络和档案里搜集的资料，不能照搬照抄，得切合当前的主题，取其精华，恰到好处地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还不能有缝合的痕迹，这是很考手艺的。比如厨师，要将川菜和粤菜合而为一，就必须找出各自的特点，按食客的品味进行调制。而调结构，则让我想起“推敲”的典故，初稿出来后，一大堆人进行会签，你一言，我一语，如同品菜。我们得将这些意见梳理出来，加进合适的地方，并为标题的对仗、词语的衔接耗上半天功夫，这个时段可以称之为“弹精竭虑”。大的结构不动还好，房子修好了，只改一些线路吊顶之类的，不是难事，若要推倒了重来，就等于全盘否定了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时候恨不得大哭一场。

至于开会和接二连三的工作组，更是让人伤神。承办一次会议，秘书是要

伤透脑筋的，起草、定稿、装袋、分发、签到，样样都要操心。会议结束后，参会的人飘然离去，剩下一地灰头土脸的秘书，仿佛刚刚从废墟里爬出来一样。工作组一来，先不说接待、办会等事宜，首先要准备的一道好菜就是汇报材料，秘书理所当然要全力顶起。汇报材料要根据来者的职位和意图有的放矢地起草，最后交到领导手上的，是轻飘飘的几张纸。而这几张纸的背后，是一再重复的从搜集资料到定稿的过程，这些过程需要用极其强大的耐性打磨心力，真是一个“累”字无法形容。

干一行伤一行或许是人的共性，所以爱岗敬业才会这么可贵，在与各种素材、数字无止境的交战中，我们疲惫、厌倦又欲罢不能。办公大楼前面有一个小广场，在加班中休息的秘书们常常聚在那里，所有话题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累”。这的确是个非常费脑力的工作，写一张请假条都要轻轻地思考一下，何况是源源不断的，规定了时限和质量的材料，加班因此成了家常便饭，第二天还得朝九晚五，真可谓睡得比驴晚，起得比鸡早，忙得比牛累，跑得比兔子还快。日子长了，黑眼圈、肩周炎、颈椎病和静脉曲张便成了我们的职业病。

材料任务重，又必须要完成，那总得有应急的办法。好在有了电脑，比前辈同行们幸运，我们彻底告别了蜡纸、油

印、打字机时代。现在的秘书们，业务无论优劣，在WORD文档里粘复制的功夫都是一流的。写的材料多了，激情自然就消失了，粘复制功能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在这个材料上截取一点，又在那个材料上借鉴一点，就“炮制”成了一份新的材料，这一招对业务精进绝无益处，但可以应付某些纯粹是走过场的急件。新手们汗颜道：“前辈，动作真快啊，佩服。”老将们则窃笑：“兵贵神速嘛”。所以感谢电脑，自从有了电脑后，我们的工作效率倍增，对钢笔、墨水、便笺越来越冷漠。离开了电脑后，我们的脑子会出现短暂的空白，积累的知识偶尔会闪过盲点，网络依存症侵袭着我们。我们甚至助长了文牍主义沉湎滥风的盛行。

从事文秘这一职业后，再去读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便能有相当深刻的体会。文中抨击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等，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如果不从源头上改变文风会风，秘书是永远不会得到轻松的。

永夜的灯下，我的战友们还在愤“指”疾书，粘复制、冥思苦想吧。文秘，有人说这是个前途光明的职业，有人讥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很多人不解个中负累。其实，“缥缈孤鸿影，寂寞沙洲冷”，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其中负有的艰辛，除了同行，谁又能真正体会呢？

雪花阅读

时间的秘密 ——读《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

■林颀

在记忆与遗忘的国度，树一直背负时间在身。每每过去一年，它便烙下一圈年轮。它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建立起地球进化模式的参照系列。有关这个世界最老最老的过去，树可以告诉你许许多多。

比如，“谢尔曼将军”。那是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巨杉公园的一位“老人家”。迄今已经2200岁了。这是蕾切尔·萨斯曼走访的第一站。在那里，她遇见了树轮年代学家内特·斯蒂芬逊。于是，我也得知，树木年轮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树的年龄，它还是可以用来推定过去气候环境的关键工具。干旱阻碍生长，丰年加速生长。丰年的树木年轮会宽于荒年的年轮，有经验的科学家甚至可以根据此推论当年有无发生过厄尔尼诺现象等灾异天气。

随着本书的深入阅读，逐渐进入植物的世界，越来越被打动。身为纽约布鲁克林的当代艺术家，萨斯曼不仅拥有敏锐的发现美的眼睛，而且还具有细腻温婉的好文笔。她选取的都是2000年以上的树木，还有一些菌类、蕨类和蕨类。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在穹苍之下、大地之上，倔强地、蓬勃地活着。现在，它们纷纷涌入了萨斯曼的镜头，并经由她的文字倾诉于我们。

5068岁的长寿松，在养份有限的环境里，它们关闭了所有非必需的系统，只要有一根枝条还活着，整株松树就可以在几十年后复活；12000岁高龄的三齿团香木，别名叫做“克隆王”，它们的寿命是自我的缓慢而稳定的延续——新茎不断替换旧茎，小心翼翼地向外扩张；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些不起眼的地衣？格陵兰岛荒芜的地表冒出星星点点黄绿的存在，它们寄生在赤裸裸的岩石和冻土的表层，用一百年的时间生长一厘米；西伯利亚放线菌的情况差不多，显微镜下都很难观察到它们的活动，但它们一直活着，就这样活了50万年；桉树大约有700多个不同的种，它们具有很大的多样性展现空间，绝大多数桉树起源于澳大利亚，它们在13000年的生命里，

成为了澳大利亚生物链必不可少的一环，供给萌萌哒的小考拉食物。

生命在漫长岁月中经历的神奇进化之旅，包括数不清的灭绝和同样数不清的新生，以及固守秩序的自成一统。当无数貌似强大的生物在历史长河中悄然消失，它们却在平静的自我世界中安然注视着世事的变迁。我们总说“人定胜天”，但是，谁才是地球真正的主人呢？如果没有人类，世界将会怎样？美国科普作家艾伦·韦斯曼在《没有我们的世界》中假设过，若干年之后，在废弃的纽约城里，一切人为的痕迹都迅速地被植物们覆盖。在《世界上最老最老的生命》里，萨斯曼展示给我们的，不是假想，而是现实。这些由回溯本源和刻画当下交织而成的一幅幅图像，描绘着坚守与分离，连续与断裂，维持与破碎，这是植物知道的时间最深处的秘密。

一个半世纪以前，达尔文让我们看到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共同分享着同样的起源，但后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地球从前经历过五次大灭绝，但从没有哪一时期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类世这样发生着如此多的生物大灭绝。半个多世纪之前，蕾切尔·卡森大声疾呼“与其他生物共享我们的地球”，当春天寂静、鸟儿不再鸣唱，世界终将归于沉寂。毫不意外，就像广岛核炸后最初的生命迹象，绿色终将重新遍布大地，它们在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年的亘古的绵长里，竭力发挥自己的能量，成为沉默、持久和美丽的风景。可是，人类生理何其脆弱，我们将来会在哪里呢？

世界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生态系统，我们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物种，包括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动物、与我们相似程度较小但我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植物，还有与我们的远祖类似且我们死后都会变成的细菌。生命之树郁郁葱葱，每种生物都是一片枝叶，或许人类的位置比较好，但也不过仅此而已。

康巴诗汇

银刀 (外一首)

■南泽仁

一夜的雨
落在井口的青石板上
富有节奏地响
像井口弓着一个老银匠
挥动铁锤，一下又一下地
淬炼着一柄白亮的银刀
水花四溅
一个戴银泡花镯的女人
像一道闪电
滑落银匠手中
悄无声息地
斩断了世间最薄的情义

凹村

竹篮装满樱桃
我捡起几颗青梅
都藏匿在一片蚕豆花下
清河映着半坡上的凹村
像二十八岁的姑娘
你去的时候记着抬头
有几只岭雀
鸣啭着清脆的笑

心灵时空

今夜我将敬月

■杨全富

临近中秋节，那一轮月亮就更加的明亮，更加的浑圆。当一袭黑色的幕布在天边渐渐拉伸开来时，夜就悄然降临在这座我栖居的小城里。站在阳台上，看着渐渐失去光泽的天空，我怅然若失，然而这伤感还没有酝酿太久，月儿这个精灵已经从山边努力的探出了头，在云朵之中若隐若现。不一会儿，月儿就冲破大山的光晕，悬挂在湛蓝的天空里，那清冷的月光霎时间洒满大地，给这个无边的宇内增添了一丝生气，一些活力。看着眼前柔柔的月光和黑黢黢的大山，忽然间，时光仿佛倒流，儿时中秋敬月的场景一下浮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小时候，由于受地质条件的制约，老家的人们并不富裕，吃的都是自己地里出产的玉米等粗粮，在天旱的日子里就连这粗粮都会断顿，只好饿一顿饥一顿的。那时候，生产队组织电影队到村寨中播放电影，从黑布勾边的白色屏幕里我们看到了雪白的大米，这让我们这些小孩垂涎欲滴，吃一顿大米饭就成为我小时候的最初梦想。7岁那年的春节，父亲凭关系买来了几斤大米，那一年的除夕夜终于吃到了用大米熬成的粥，那香喷喷的味儿至今令我回味无穷。那时候母亲每天都要到地里去劳作，虽然我们年龄还很小，但是也要力所能及的帮助大人们干活，喂猪放羊干家务是我们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清晨忙完家务之后，我们几个邻里的孩子都要相邀一起将家里的牛羊赶到几里外的草坪里去，那里霎时成了欢腾的乐园，我们在林间小径上飞奔，手里拿着

折断的树枝，学着电影里的人物互相击打，有人不小心被打着了，这时是绝对不能哭的，不然会被同龄人们耻笑。回到家里，带着新增的伤痕，大人们也从不过问，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们懵懂的成长着。

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节，因为可以吃到平时从不敢奢望的食物，在节日这天，大人们忙碌起来，我们几个小孩也在这时守住了狂野的心，静静地聆听从厨房里传来的锅碗瓢盆碰撞时发出的声响，当母亲喊吃饭时，我们一下欢呼雀跃起来，快步向家里跑去，在桌子边占领最佳的位置。每一年过中秋节的时候，母亲早早的起床，从房梁上取下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将肉皮烧软后开始烹煮，父亲挽着袖口，剁肉、择菜、熬油，一刻不息的在锅边忙碌，我们几个小孩则聚集在土灶前烧火，中午时分，我们围坐在桌子边大块吃肉，喂猪那早已渴求油分的肠胃。吃过饭后，我们就盼望着夜幕快点降临，因为那才是中秋节的高潮部分。每年的中秋这天，夜晚仿佛来得特别的迟，我们差不多是在焦急的等待之中度过。当暮色在我们的期待下笼盖住山巅时，天空中的云朵已经在山脊后还没露脸的月光照射下发出淡黄色的光辉，这时，父亲已将自己一张桌子放到了房屋的最高处，桌子上摆满了自产的水果与诱人的糕点，在桌子的两边点上省吃俭用后买来的两只白色蜡烛，烛光在风中轻轻的摇曳，照亮了桌上的食物，反射出一道奇异的的光芒，格外的诱人。此时我和弟弟们已经早早的跪在桌子边，等待那一轮

明月的升起。在一段难捱的苦等后，月亮才慢吞吞的从山边升起，月光斜斜的照射在大地上，原本热闹的乡村一下仿佛进入了梦乡。在清幽的月光照耀下，充满了祥和与宁静。远处的山峰也显露出其粗犷的身影，像兽的脊背连绵不绝的向前奔去。我们虔诚的磕着头，在心底用本民族嘉绒语反复的默默祈祷“自拉桑桑，呢样得思一嘛，自拉桑桑，得西桑桑也即……”大意就是：“月亮月光，让我与你一样美丽；月亮月光，让我每天都快乐；月亮月光，让我家乡繁荣昌盛……”其实那时候，我们几个小孩的眼光一直投射着桌面上的食物，心里一直默默的数着桌上月饼的个数，计算着等会儿能分到多少个，祈祷的语言只是为完成任务敷衍塞责而已。月亮已升得很高，敬月仪式终于在我们的“虔诚”下完成，父亲又爬上楼顶将桌上的食物端回家中，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桌上敬完月之后的各种糖果，满屋只剩下我们吃糖果时发出的声响，满脸堆着幸福的笑容，更显得其乐融融，家人们尽情的享受着这天伦之乐，夜已深深，我们带着满嘴的余香回到床上，走进甜蜜的梦乡之中。

现在人们的生活富足了，一盒盒包装精致、馅料多味美的月饼却再也不能吃出原来中秋之夜的美味，再也不能勾起我的食欲，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我想这也许就是家乡人所说的“惯坏了”的结果吧。不过，我想今夜，我要延续父亲的敬月仪式，与家人一起等候月亮的升起，再念念故乡人的喃喃祷告。

乡村纪事

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廖鹏

寻找一种内心的安宁和平静，避开喧嚣的都市。不妨在乡城停下来，来这里享受阳光的温暖、享受这里的安宁。

乡城，因地形得名，是藏语“卡称”的汉语音译，其含义是手中之佛珠。因县境内硕曲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像一根丝线把座落在沿河两岸的白色村寨连在一起，犹如串串佛珠，故名。正斗乡就位于乡城县西面80公里处，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民风淳朴。刚来到这儿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平静，不嘈杂，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很悠闲自得。

大自然就是个艺术家，调出绚丽的色彩勾勒出一幅自然的美景。天空像蓝宝石一样，看上去，它好像离你很远，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陪衬着雪白的云，煞是好看。走到乡间的路上，在田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花絮纷飞，感受大自然无忧无虑的魅力，它创造了一幅永远存放在人们心里的完美图画。

一条河穿过山涧、树林弯弯曲曲地流向远方，河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点点银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描写雨静淡雅生活的诗句在这里最适合不过。

夕阳渐渐西下，夕阳照在脸上，慢慢闭上双眼，让自然浸润身心，张开双臂，深呼吸。那淡淡的舒舒，驱除淡淡的幽忧，心灵得到升华，得到净化。

在美景如画的正斗乡，你会把自己的身心整个融入其中，用心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那是动听的回响，那是动听的旋律。

大渡河畔

80后的小琴

■王朝书

回到村子里，劳动是必然的。一点点的葱，一点点的白菜，一点点的蒜苗，是一定要种的。尽管，左邻右舍都对我们说，要吃菜随便到地里摘，可是，我们自己得有点自觉性。然而，如何种菜，先生和我却傻眼了。我们既不知道什么季节该种什么菜，也不知道怎么播种、施肥。于是，为了生活方便以及照顾我的婆婆，家政员工小琴走进了我们的家庭。

小琴，是我的侄女。一名80后。16岁就当上了妈妈。当她和她的老公第一次踏进我们家时，仅从面容上，我们看不出她和她老公的年龄差距。甚至，她的老公显得更有精神。而实际上，小琴的老公比她大将近10岁。

第一次见面，我正在包抄手。村子里买菜，一次需要多买点。只有将多出来的抄手包了，放在冰柜里冻着。小琴手脚麻利地都上了我的忙。她做事的动作很快。

随后，小琴开始在家里出入。第二天，在先生的要求下，我们去县城买花。先生希望很快闻到院子里的花香。

对于买花，小琴表现出强烈的欲望。她不嫌辛苦地帮着搬花，又从林子里背来木叶土倒在花盆里。小琴对种花有极高的积极性，不用我们喊，她都会给花浇水、施肥。然而，对于种地，小琴则没有积极

性。如今，我们的菜地已是一片荒草。不过，好歹地里有了葱蒜，就足够了。

当我的婆婆从成都过来时，小琴有了强烈的表现欲。先生和婆婆摆龙门阵时，小琴经常插话。而且，她每做一件事，必定要大声说一下。小琴的表现欲，让先生有点恼火。不过，先生很理解她。作为一名80后，小琴的命运算是相当不幸。她的心里，对生活有向往。如今，她到了我们的家里，看到了美好生活，渴望长久地在我们家里做事，这是她的正常心理。只是，她不知道怎样办，才能留下来。

幸好，小琴拥有我们不会而又需要的技能。比如种地，比如换灯泡，比如钉纱窗。在小琴的身上，先生看到了城市女孩所没有的东西。小琴会几乎全部的农村活计。她的能干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小琴还会时不时地给我们带来惊喜。比如，小琴会摘了地里的野菜，凉拌给我们吃。小琴了解土地，弥补了我们的缺陷。

就这样，小琴需要我们来给她金钱和精神的满足，我们也需要小琴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渐渐地，大家真的有点互相离不开了。

就这样，小琴，我的婆婆，先生和我，我们四人，正式开始在小板场村的生活。